

谭步云

谭步云

## 历四十载，独力探寻粤语辞源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熊安娜 实习生 卢惠玲 郭嘉会

## 从编书“自用”到为广府文化尽“绵力”

羊城晚报：什么原因促成您编纂这样一本书？

谭步云：真正让我下定决心，非得做这么一本书不可，是1995年我和麦耘先生一起编《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》的时候。那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，就是很多粤语词明说出来，却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字来写，只能用方框去代替。有读者来信问某个字到底该怎么写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我们也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心要编一本考证粤语辞源的书，希望以后读者再提问，我都能答得上来。所以，编这本书最初完全是给自己用的，没考虑过出版。2017年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我，我就把书稿交给了她。

羊城晚报：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多长时间？

谭步云：我实际编了十来年，但如果从我第一篇写粤语的文章算起，已经有四十年了。在我读研的时候，李新魁先生对我说：“你是学古文字学的，又是广州人。粤语是古汉语演变来的，你本身就是一个粤语语料库，不去研究它的来源，有点可惜。”于是我开始给《广州研究》的“粤语钩沉”专栏写文章，1985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，谈的就是广东地名里常用的“潛”字。

羊城晚报：辞源编纂是一项“大工程”，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承担，而不是依靠集体的力量？

谭步云：我受到我的“祖师爷”容庚先生的影响，他从来不主张集体创作。编纂辞典，每一个词的释义必须精确，每一个词条下的义项必须全面。如果是集体创作，成员之间的学术水平难免

参差，每个人掌握的语料库也不同。这样一条内容最后都可能需要重新考证、补充义项，反而要耗费更多时间与精力。所以编纂辞典这件事，我还是倾向于由个人独立完成。

羊城晚报：这本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？

谭步云：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构思这本书，当时没有电子检索工具，只能逐页翻阅原始文献，其中的辛苦，真是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这本书收录了3900多条粤语古词语，标注形、音、义，及词条语义的源出文献。部分词条我还增写了“案语”，表达自己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该词的辨析。

我所引用的文献大量来自地方志，以及广东人或曾在粤为官者撰写的笔记，其中涉及许多方言材料。在编纂过程中，我发现现存最早编录粤语方言词的材料是明代戴环所编的《广东通志初稿》，其中没有专门的“土语”部分。这本书也是现存首部广东通志，我已将其列入引用书目。编纂这本书，需要阅读大量文献，我基本把广东的地方志全部穷尽了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《粤语辞源》文化价值何在？

谭步云：我想这本书最大的价值，在于纵向贯通古今，横向实现方言与方言、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比较研究。如果能为广府文化起到一点作用——正如张之洞所说“要写有用之书”——那么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## 有广博知识体系作支撑方能“捞过界”

羊城晚报：您在序言里说，等退休以后才做这件事情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被视为“异端”。为什么？

谭步云：我本身是从事古文字学研

究的，考证粤语辞源就跨入了方言学领域。可能有些方言学的学者会认为，古文字学者应该专注于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等古代文字的研究，我不应该“捞过界”搞这个东西。但文字是由古及今演变而来的，方言与方言、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。如果做不到触类旁通，没有广博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，那么粤语辞源的考证工作根本无从谈起。退休以后再做这件事，就无所谓跨不跨界了。

羊城晚报：您似乎比较特立独行？

谭步云：我承认我比较特立独行。我在中大中文系教授《古代汉语》多年，第一堂课总会和学生说：通论没什么好讲，如果毕业以后你们能够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文言文，写一两首像样的诗歌，或者哪怕过年时能为父老乡亲写上几副工整的对联——那这门课就算没有白学。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？

谭步云：其实我读研究生是“被迫”的。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79级的本科生，毕业后到广东民族学院（现在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）教书。后来有一天，院长召集我们所有青年教师开会，说：“你们要去进修，要么考研究生，不能以本科学历来教本科生。”正好那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，我就去报考了。

研究生毕业后，我留在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工作。在研究所的八年时间，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促进。我参与了《聊斋志异评赏大全》《清车王府藏曲本子弟书全集》等书的编纂工作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一边整理文献、做研究，一边重新学习文学方面的知识，不停地看书、查资料。后来，我加入了陈永正教授主持的岭南文献研究所，参与《岭南文学史》的编撰。我在查阅大量地方文献时，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认识的方言字，这就和我的文字学研究联

系起来了，于是我开始专门研究这些方言字，也为《粤语辞源》的编纂打下了基础。

羊城晚报：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，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学术路径？

谭步云：没有，我这个人“胸无大志”，而且当时没有考核指标。大概是1997年的时候，我要去报副教授职称，因为那时候职称开始和小孩入学、房子分配联系上了，所以只好拼命地去发文章，这才评了副教授。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是人家在后面用鞭子抽打着、赶着才去做的。但我还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，比如写作、读英文原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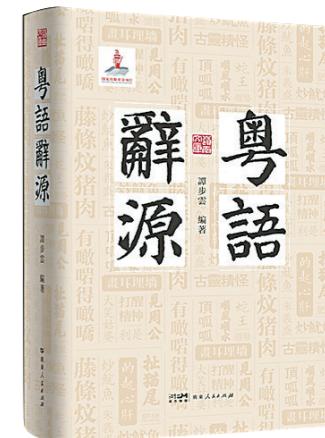
## 对粤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

羊城晚报：为何您认为粤语是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？

谭步云：根据我目前的研究，至少有四个粤语中的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，并且保留了当时的发音：第一个字是“揸”，它在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就已被注为“从又虍声”；第二个字是“界”，这个字从甲骨文时代到现在，字形几乎没有变化；第三、第四个字是“廿”和“卅”，分别表示二十和三十。关于粤语的来源，有人认为它源自百越少数民族语言，但我认为，粤语一直是古汉语的一支，从楚语中分化出来，才进一步融入到南楚语言体系中的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大家都在谈“守护粤语”“发展粤语文化”，您觉得生活中讲粤语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？

谭步云：现在讲粤语的群体是在扩大，不是缩小，我对粤语的未来从都持乐观态度。粤语是一种“强势”的方言，连《新华字典》都收录了不少粤语词汇，像“海鲜”“埋单”等。最近我在写



《粤语史》，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粤语教学的历史。粤语教学从清代就已经开始了，在今天，广东地区的各类粤语教材就有五六十种之多。2013年我去西藏民族大学访学时，曾看到四五百名学生一起唱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粤语歌。我深信，粤语是不会消亡的。

当然，正如客家话俗语所说：“宁卖祖宗田，勿忘祖宗言。”我很赞同在《粤语辞源》新书发布会上詹伯慧教授说的：“小孩子在家不说粤语，是家长的责任。”同样，也正如黄俊英老师那天所说，我们应当培养孩子们说方言的自豪感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现在高校的中文教学有何观察和建议？

谭步云：2002年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时，我提出过几点建议：首先，中文系应当考虑取消《外国文学》这门课程，不懂外语的教授教不了外国文学；其次，应当将《古代汉语》与《现代汉语》两门课程合二为一，把训诂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等内容都融入进去。学科专业化、过度细分的恶果，就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学，搞语言学的不懂文学，这不好。



## 锡耶纳日记

我们继续走到城市东南角的一个高处，是一座供奉圣玛利亚的教堂，也非常高大，但没有主教堂的华丽，在这里可以俯瞰罗马松掩映之下的锡耶纳城市全景。这座教堂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们走来走去的这许多古老巷道，也都没有人影。

这座教堂下面还有一个罗马门，非常古朴。出了这个门似乎就是现代的城市。再走回古城里，从城市中段斜着走过去，没想到这样一路起伏，居然是一座山城的景色。在一个停大巴车的地方，看到了市政厅的后面，市政厅背景依然感觉壮丽。

市政府在城市的低凹处，继续爬坡，走到从对面所见的高大建筑群，原来是一个不知从什么时候就有的修道院，太古老了，草木都长在建筑里面。我们在此歇脚，可以看到刚才从对面走过来的那个门口是罗马松的圣玛利亚修道院，也可以看到更远处的托斯卡纳平原，阳光之下，远近都很明媚；眯起眼睛细看，不远的地方就有另外一个古城。看起来托斯卡纳真是处处都是好景致。

绕过修道院走了一圈，看到春树绿意盎然，有一对少男少女在树下亲吻拥抱，几个世纪以来风景一景。最后一个路过的景点是锡耶纳的圣女卡特琳娜的教堂，傍晚七点钟了，在非常清秀的一个庭院里听颂歌不绝。

（喧嚣之余）

宋明炜  
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

【拒绝流行】  
曹林  
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## 驯化了AI的书房

前段时间深圳一个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火了：用一个字证明你不是AI——有人选“妈”，因为AI没有妈；有人选“慢”或“钝”，彰显人的反效率，还有“恨”“悔”“痛”，等等。

这个题目很有深度，看似在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的反观中彰显人的独特性，却包含着一种“AI成为人之尺度”的反作用力。人与AI已深度纠缠，只有在与“AI性”的对话中才能看透深刻的人性。就像我一个写文章的朋友，文字越来越充满机味，她会把自己“不说人话”的文字喂给AI，用“请说人话”让AI帮自己修改。

有平台近日又组织了一场文化名人关于“孩子到底能不能用AI”的研讨，张越、王昱珩、沈奕斐、戴建业等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观点仍然是各说各话且截然对立，有的担心AI丝滑完美地剥夺了孩子的思考过程，最后变笨、走向“思考不能自理”，或失去创造导致平庸。有的则认为应该积极拥抱AI，在驯化AI中去创造，避免让孩子浪费时间在AI能替代的重复性任务上，成人要向孩子学习AI。

对立吗？其实并不对立。比截然相反的观点本身更重要的是“到底能不能用AI”这个议题。“用一个字证明你不是AI”这个题目中的看似否定的“不是”，恰恰反向说明AI对人的全面渗透、无处不在。同样，孩子能不能用AI？这个议题本身已经说明，AI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生活和学习装置，深度嵌入日常生活。

AI涌向未来，一间父母陪伴着一起驯化了AI的书房，也许是最好



【昙花的话】  
尤今  
新加坡作家

## 无人报警

二十年前到意大利去，皮包在佛罗伦萨被技高胆大的扒手划开一道大口子，失去了几百美金。有了前车之鉴，今年重游意大利，我提高警惕，步步为营。

这个题目很有深度，看似在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的反观中彰显人的独特性，却包含着一种“AI成为人之尺度”的反作用力。人与AI已深度纠缠，只有在与“AI性”的对话中才能看透深刻的人性。就像我一个写文章的朋友，文字越来越充满机味，她会把自己“不说人话”的文字喂给AI，用“请说人话”让AI帮自己修改。

看着这一切的我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事竟然是由我们“引起”的。殴打结束，围观者散去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。这时，参与打斗的一名店员走近柜台，问日胜：“你的手机呢？”日胜一摸裤袋，哎呀！手机竟然不见了。店员摊开手掌，说：“在这儿呢！”原来日胜进店不久，手机便被高个子扒走了。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可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店员瞅见，一拥而上，围殴他，把手机夺回。

人性的善与恶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展露无遗！

● 随手拍  
图文  
伍振



【夕花朝拾】  
杨早  
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
【梅川随感】  
陈子善  
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## 重新发现北京

裴丽珠的《北京纪胜》被林语堂称之为“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对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”，中外著作多有引用。她凭借旅居中国数十年的经验，有着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与女性的细腻笔触，突破西方游记的异域化套路，将历史考据与个人见闻紧密交织。她每写一处，必关联该处的历史传说与亲身见闻。她笔下不仅有北京城墙、紫禁城、天坛等著名地标的庄重，也有胡同里百姓生活的烟火气，还有民间习俗与节庆的热闹。800余条学术性译注，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可以更好地触摸历史温度，感受京城魅力。

我的朋友邱小石在公众号书评里说：“裴丽珠看见的北京没那么多‘杂质’，比我们看到的更‘干净’。当我想起一些北京的什么，就看几篇《北京纪胜》。过去了百年，觉得书中所写的一点不过时：北京更清晰了，许多场景历历在目，甚至唤醒了看见过但不在意、在大脑某个位置沉睡的细节。不经意间，我又神游了一番。”我们惊异地发现：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北京，在一个外国人眼中，是熟悉而陌生的，这种熟悉的陌生感，是我们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。

成都偶逢降雪，向西眺望，那抹横亘天际的银白，恰似大自然遗落的玉簪，这便是因杜甫诗而名满天下的西岭雪山，坐落于成都市大邑县境内，自成一方天地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  
ycwbwyb@163.com



【不知不觉】  
钟红明  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## 赵萝蕤教钢琴

上一篇写赵萝蕤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时“种菜养鸡”，这一篇该写她在西南联大时教授钢琴了。这样，她的西南联大生活才相对完整。

1940年12月2日，赵萝蕤在香港《大公报》“文艺”上发表散文《象牙的故事》，开头就说“逃难到了最后方，出了象牙之塔约两年”，她是把她爱好的音乐钢琴视之为“象牙之塔”的。她本以为到了昆明，“在象牙之塔和普罗列塔二塔之间受了两处的磨折”，“磨得心力交瘁”，不料却遇到了“一件关于象牙的实事来”。

原来赵萝蕤被邀请去担任家教，教授一位“胜如画中的安南美人”弹钢琴。

她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如何去到“整肃而明丽”的“美人”的家，如何见到“一架光亮的钢琴”。

而“美人”的“至诚与勤学”也深深打动了她。她觉得自己“结了这样一个象牙缘”，决定“以百倍的虔诚来报答她”。文中流露出赵萝蕤深厚的古典音乐修养。她为学生教授“舒伯特或晚邦”的小曲、“李斯特更是何等美妙而和谐”、“贝多文的Elise清新而娴雅”……特别是赵萝蕤写到她边教授边“揭开贝多文Appassionata的最后一章，暴风雨似的来了一个痛快”，“又揭开了几首晚邦，安安静静地弹了一支夜曲”，“还尽可能地找出几个心爱的老朋友来”，其中包括了 Scriabin、Satie、Nieman 和 Debussy 等，从古典到浪漫到印象派的古典音乐大师，她几乎都写到了。



【冰与火的叙事美学】  
钟红明  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人与AI相比，优势在哪里？在飞速运算的概率面前，情感、身体、真实、美、时间、自由、尊严、记忆又意味着什么？

费多的小说《雪崩》描述了天才程序员欧迎风，曾开发围棋AI“巨灵”，后被昔日伴侣乔希阳排挤出公司，独立开发“火鸟”，在AI围棋“电圣战”比赛中，与往届冠军“巨灵”对弈。比赛开始时，AI程序轻松驾驭围棋的万亿种变化，坐在赛场上的“棋手”，实际为执行AI指令的“机械手”。比赛中途，当黑客攻击导致“火鸟”系统异常时，欧迎风毅然选择以人类棋手身份亲自对阵AI“巨灵”，展开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“屠龙”搏杀——向死而生，欧迎风的落子不再追求胜率，而是对母亲所授“围棋之道”的回归。当围棋算法成为囚笼，欧迎风以肉身对抗算法，人类最基础的“用手落子”动作反而成为尊严的象征。

小说中，人的情感与记忆写得都很动人。欧迎风想起身为数学与围棋天才的母亲流落在长江边某个码头生活，又因“疯病”消失；乔希阳试图用资本逻辑框定欧迎风的创造力，而赛后，她孤独地站在深山“透桥”之上，掏出珍藏在衣袋里的廉价塑料棋子……终于，创伤记忆得以解脱。雪崩的时候，坍塌的面积远比想象的宏阔。当技术替换了记忆、情感与身体，人性的“最后一块木板”，其实正是承认脆弱的勇气——那正是无法被算法简化的生命痕迹。